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幻中真 第二回 蠢凶徒兩場誚辱 快書生一旦崢嶸

話說吉扶雲夫婦，辟辭父母下缸。一路即景吟詩，早到虎丘河下。只見易家無數使女，在彼迎接。二人遂上了岸，走進中門，過了穿堂，到後邊一所樓上拜見岳母。吳氏見了女兒同女婿回來，好不歡喜，連平日的愁煩病體一時都好了。遂喚丫鬟春蘭打掃一間房，收拾得乾乾淨淨，鋪下一張紅漆雕牀，壁間掛幾幅古畫，天然幾上放一個古銅香爐，燒著沉速香、龍泉餅，滿屋香噴噴的。及至晚膳已完，吳氏遂開口道：「你二人今日缸中勞頓，請去歇息罷。」二人下樓而寢。到了明日，吉扶雲道：「易家兩個阿舅，不好不去看他。」遂寫兩個眷弟帖子，叫小廝跟了，到易任、易佑家中。那知易任是個穀秀，肚中一字不通，將五百石谷納了一個秀才，起初還覺是買的，到後來竟認是真的，全不把別人放在眼裡。吉扶雲去拜他，從早直等至午後，不見出來相會。扶雲心中忖道：「我與他不過是姊舅，如何這般大樣。」不待而去。及至易任出來，不見扶雲，遂問家人道：「小吉到那裡去了？」家人回道：「在此等大爺不出，去了。」易任冷笑道：「這個畜生，如何這般無禮。他雖是三嬸女婿，今日到我家來，三叔不在，家中還有何人。莫說我一日不出，該等我一日。我就一年不出，也該等我一年。如何就去了。甚是可惡。」正在那裡邊喧嚷，只見易佑走出來道：「哥哥為何這般發怒？」易任遂將吉扶雲之事說知。易佑道：「這個何難，他少年人無不過抄襲幾句之乎者也騙人，便這等狂放。他有何實學，我和你到大叔易發處，他是明經老學，詩詞歌賦，件件俱精。明日央他請小吉會面，暗地裡要試他詩賦起來。他一時作不出，必然在此站腳不住，豈非當場出丑乎。」易任道：「此計雖妙，但是詩詞歌賦，在做阿哥的也不知是什麼東西，如何使得。」易佑笑道：「哥哥你也忘了，我家素娥妹子自幼工於詩賦，別人不知，你我素聞素見，何不先去求他，央他代作，必然可賽過小吉。」易任欣然道：「我到忘了，若非老弟高見，怎能出得這口氣。」二人商議已定，遂到素娥房中，幸喜吉扶雲拜客未回，易任見了素娥，遂深深拜揖道：「適才妹丈賜顧，我即連連出來相會。他因公冗就去，有失迎接，望賢妹休怪。」素娥笑道：「哥哥說那裡話，都是至親，緣何拘禮。」易任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恕罪了。阿哥還有一句話欲與賢妹商議，但說不出口，又恐賢妹不允。」素娥道：「哥哥但說，小妹可以代得勞的再無不允之理。」易任遂滿面堆花，笑嘻嘻低聲謂素娥道：「實不相瞞賢妹，愚兄明日要往一處去會考，因這幾日身子有些困倦。要不去，恐被人笑。要去，又恐一時不能完篇。若賢妹應允，愚兄遂放心前去。」素娥暗想道：「這個蠢才，不知又做什麼圈套，我不免應允他，待臨時再作區處。」易任見妹子應允，滿腹歡喜，遂與易佑到易發處，叫他送帖，明日請吉扶雲會面。那是正月裡邊，一夜彤雲密布，朔風四起，降下一天瑞雪。怎見得？古人有《清平樂》詞一首，單道這雪的好處：悠悠揚揚，做盡輕模樣。半夜蕭蕭窗外響，多在梅邊竹上。

朱樓向晚簾開，六花片片飛來。無奈薰爐煙霧，騰騰扶上金釵。

卻說吉扶雲，方才起來梳洗。只見易發家小廝來請他，遂藏了片玉，披了黑貂裘，同著小廝走來。見易任易佑已先在那邊等候，並無酒席，惟見鋪下兩張書桌，案頭俱放文房四寶。易發開口道：「久聞吉官人高才，今日幸會，意欲請教。不識尊意若何？」易任遂接口道：「妹丈素稱吳下文人，這些策論表判，未足為奇，必須要請教詩賦為妙。」扶雲微笑道：「悉聽尊裁。」易發道：「今日難得這般瑞雪，就以雪為題何如？」扶雲道：「極好。」遂坐在西廊下一張淨幾上，不一時做就了雪詩一律。詩曰：

春風淒惻送餘寒，卻憶王恭鶴鬢寬。霜滿衣裳天夢夢，村連鼓角露漫漫。

平沙鳥影依雲沒，近水花枝和月看。亦擬瑤階同作賦，惜無雞犬認劉安。

易發細玩良久，贊道：「好詩，好詩，果然字字珠璣，言言金玉。雖置之唐人集中，亦不可多一得。」遂叫小廝快暖酒來，替吉官人潤筆。此事且擱過不題。再說素娥，正在房中早餐，只見易任家丫鬟荷花走來。

素娥因問道：「你來做甚麼？」荷花笑道：「大爺昨日央小姐之事，難道忘了？」素娥問道：「大爺今日在何處會考？與那個會文？你實實對我說明，方才好做。」荷花道：「聞得太爺今日與吉相公同在大房大爺處吃酒，會文與不會文荷花卻不知。」素娥暗想道：「原來就與吉生作對，我不免作詩一首嘲笑他，只看他曉得不曉得。」遂拂開花箋，寫了幾句，付與荷花拿去。卻說易任，自易佑去後，在那裡搔頭摸耳，好不難過，屁股上就似針刺一般，再坐不住，踱來踱去，只管在門縫裡去探，只不見來。看看好吃午飯，他遂假說絞腸痧痛疼，稟太宗師，生員告出恭。易發曉得他的毛病，叫小廝開了門，放他出去。易任出了門，竟沒命的跑。跑過轉彎，一人對頭一撞，兩人齊齊跌在雪中，口中亂嚷道：「那個娘娘的撞我大爺一跤！」爬起來一看，正是易佑，他遂回嗔作喜道：「原來就是老弟，得罪得罪。那話兒可到手了嗎？」易佑遂於身間拿出詩來付與易任。他得了詩，又恐被人瞧見，遂走到茅廁上去。看了一會，不解其意。急急走回東邊席上，磨墨搖頭，吟哦得意，著實在那邊抄寫。方抄寫完，只見吉扶雲走到面前道：「老舅好得意。」易任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扶雲遂將他詩拿過來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一片一片又一片，飄來飄去無根線。山河今日盡銀妝，世界從此翻白面。

輕薄梨花帶露飛，顛狂柳絮迎風顛。只愁假質不堅牢，日出扶桑難久戀。

扶雲看了一遍，微笑道：「詩意雖佳，恐非出自老舅手筆。」易任遂變了臉抵賴道：「此詩一字一句俱從小弟肺腑中搜索枯腸出來，如何不是我作的，難道我做秀才的人連詩也不會做一首？你佯假輕覷我！」扶雲道：「非是輕覷老舅，但詩中之意，每多譏諷，故知非出老舅之筆。曰『盡銀妝翻白面』，曰『輕薄顛狂』，又曰『不堅牢，難久戀』，豈非明明嘲笑老舅乎？」說得易任滿臉通紅，頓口無言。連酒也不吃，忿忿而去。易任暗想道：「限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今日被這個小賤人如此一番誚辱，我若不謀死了他，如何消得我這口惡氣。」自此懷恨不題。再說吉扶雲，吃完了酒，別過易發。方走出門，只見兩個穿青衣的，手中拿著一張牌票，走近面前，叫聲「吉相公你在此快活，如今學院老爺按臨江陰，行文到縣，限本月取齊蘇州府。奉學裡老爺的票，請相公星夜赴考。」吉扶雲聞了這個信，慌忙走到家中，對岳母和妻子說知，連夜僱下缸只趕到江陰不題。話說江南的文宗，姓石名鼎臣，原係詞林，欽差督學，甚有才能，做人古怪，那些秀才人人膽顫，個個心驚。到了考期，照冊點名，依號定座，甚是嚴緊。石宗師點完了名，遂將公案移在龍門下坐定。一邊討許多花紅鼓樂，一邊取許多毛板大枷，要當面發落。文字好的，遂披花紅，鼓樂迎出，不通的，遂責毛板，枷號示眾。來幾，只見天字號生員交卷，地字號生員告出恭。石宗師道：「交卷生員站在東邊，出恭生員跪在西邊。」宗師遂將天字號卷子細玩一番，贊道：「清新俊逸，毫無陳腐之氣。可嘉，可嘉。你是那一縣生員？叫甚名字？」對道：「生員蘇州府吳縣，姓吉名夢龍。」宗師見他聲音響亮，人物風流，遂問道：「你可工於詩賦否？」吉夢龍應道：「生員頗知一二。」宗師笑道：「今日是梅淺柳嫩時候，可就以落梅新柳為題，三江四支限韻。」吉夢龍領了題，就於文案旁作成落梅詩一首（限三江韻）：

新英豈久戀枯椿，片片西飛去曉窗。

少頃遲延鶯出谷，為留模樣鶴橫江。

雪痕依樹看無兩，月影分花畫欲雙。

此夜不須吹玉笛，淒然宵餞酒盈缸。

新柳詩一首（限四支韻）：

隋堤蕩綠曳晴絲，漢苑千條照水湄。

眉淡不勞京兆畫，腰姿應動楚王思。

未來蟬鬢棲玄影，先許鶯簧轉翠枝。

最是陽光臨古道，離人多少賦悲詩。

石宗師見他口不絕吟，手不停書，揮毫落紙，真有筆掃千軍氣概。暗想道：「我自幼登黃甲，忝入詞林。文章詩賦，天下也數一數二的。不意此生才情飄逸，更有甚焉。異日經濟蒼生，自是皇家梁棟。可喜，可喜。」遂開口道：「吉生文章必本經術，詩賦復多才情，自當為姑蘇首領。」叫披紅迎出。

只見西邊的生員急叫道：「生員易任尿急不過，要灑出來了！」宗師遂叫拿他的卷子上來。從頭一看，並無一字。遂問道：「你為何到這時候一字也無？」易任道：「大宗師聽稟，生員若作一字就不通了。」宗師道：「你如何文字不作就要出恭？」易任答道：「此生員舊病，一見題目肚中便痛，出了書房，屁也不放。」宗師笑道：「你原來是外有餘而內不足，堂堂乎也。」易任應道：「我原是邦有道與邦無道，郁郁乎文哉。」石宗師道：「原來是個穀秀。」叫皂隸取頭號毛板，重責三十，黑墨塗面，趕將出去。易任叫道：「還要看生員妹丈份上。」宗師道：「你妹丈是那一科那一榜？姓甚名誰？敢在我跟前討饒？」易任道：「我妹丈是這一科這一榜簇簇新新、未來狀元吉夢龍。」宗師喝道：「休得胡說，快趕出去！」